



白话四书五经



杨伯峻 程俊英 周秉钧 宋祚胤 钱玄 李维琦◎等译

中

| 插图珍藏本 |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

白话四书五经

礼记 / 钱玄 钱兴奇 徐克谦 叶晨辉 张采民 鲁同群◎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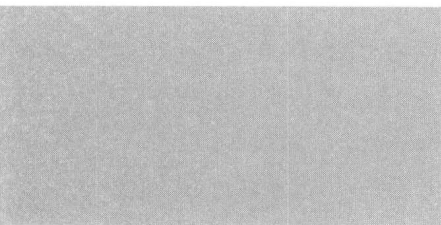
诗经 / 程俊英 蒋见元◎译

①

| 插图珍藏本 |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

礼记·礼运第九

礼 记

钱 玄
叶晨晖

钱兴奇
张采民

徐克谦
鲁同群

译

前言

先秦古籍称“记”或“传”的，均为一种特定的文体，是附属于“经”的辅助资料。它的内容或阐发经文的意义，或补充经文之未备。《礼记》和与它性质相同的《大戴礼记》都是附属于《礼经》——即今之《仪礼》的辅助资料。有的“记”直接附在经文之后。今《仪礼》十七篇，其中十三篇经文后附有“记”。这些“记”是最早的、与经文最密切配合的“记”。《礼记》四十九篇，《大戴礼记》八十五篇，是独立成篇，而且是汇辑成书的“记”。

《礼记》既是《仪礼》的辅助资料，所以它的内容极大部分与《仪礼》相配合。根据各篇具体内容，《礼记》四十九篇可以分为下列三类：

一、与《仪礼》紧密配合的。如：《冠义》、《昏义》、《乡饮酒义》、《射义》、《燕义》、《聘义》、《祭义》、《祭法》、《祭统》、《丧服小记》、《大传》、《丧大记》、《奔丧》、《问丧》、《服问》、《閒传》、《三年问》、《丧服四制》等。这些篇目，从篇题上就显示与《仪礼》所述的：冠、昏、乡（饮酒）、射、丧、祭、朝、聘八种礼仪相配合的。也有篇题虽不显示，而就其内容可知其属于哪一种礼的。如：《植弓上下》、《曾子问》、《杂记上下》等，均以阐述丧礼、丧服为主。

二、篇中综述各种礼制，或补充《仪礼》未涉及的内容。如：《曲礼上下》、《文王世子》、《礼运》、《礼器》、《郊特牲》、《内则》、《玉藻》、《深衣》、《投壶》等。

《礼记》，宋淳熙四年（1177）抚州公使庠刻本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。





三、与《仪礼》配合不甚紧密的。如《月令》、《乐记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大学》等。这一类是极少数。

这是《礼记》内容的大致情况。《大戴礼记》原八十五篇，佚四十六篇，现存三十九篇。从现存的篇目内容分析，它与《仪礼》配合的情况，大大不及《礼记》紧密。也可能已佚的四十六篇情况不是这样，但现在很难详考了。

《礼记》四十九篇不是一时一人之作。其中可考者，较多是孔子再传弟子所作，约在战国前期。如：

《中庸》郑玄《三礼目录》：“孔子之孙子思伋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。”（《三礼目录》见孔颖达《礼记正义》引。下同。）

《曾子问》：曾子弟子所记。

《表記》、《坊记》、《缙衣》：《隋书·音乐志》引沈约《奏答》：“《中庸》、《表記》、《坊记》、《缙衣》皆取《子思子》。”则为子思所作。《经典释文·叙录》：“《缙衣》是公孙尼子所制。”与沈约所说不同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儒家有《公孙尼子》一书。原注云：“七十子之弟子。”

《乐记》：郑玄《三礼目录》：“刘向所校得《乐记》二十三篇，著于《别录》。今《乐记》所断取十一篇，余有十二篇，其名犹在。”《隋书·音乐志》引沈约《奏答》：“《乐记》取《公孙尼子》。”

以上诸篇均为孔子再传弟子之作。亦有作于再传弟子之后者。如：

《檀弓上下》郑玄《三礼目录》：“此檀弓在六国之时。知者，以仲梁子是六国时人，此篇载仲梁子，故知也。”又《诗·邶风·定之方中》孔颖达《正义》引郑玄《郑志》：“张逸问：‘……仲梁子何时人？’答曰：‘……仲梁子，先师说（原脱“说”字）鲁人，当六国时，在毛公前。’”按毛公指为《诗》作《传》的毛亨。旧说毛亨为荀卿弟子。如仲梁子略早于毛亨，则亦战国后期人。《檀弓》引仲梁子语，是《檀弓》之作者，应在其后。《檀弓》或为战国晚期之作。

《礼记》中亦杂有秦汉时之作。如：

《月令》：郑玄《三礼目录》：“本《吕氏春秋》十二月纪之首章也。以礼家好事抄合之。……其中官名，时、事，多不合周法。”

《王制》：《史记·封禅书》：“（文帝）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作《王制》。”孔颖达《礼记正义》：“王制之作，盖在秦汉之际。知者，案下文云：‘有正听之’，郑云：‘汉有正平，承秦所置。’又有‘古者以周尺’之言，‘今以周尺’之语，则知是周亡之后也。秦昭王亡周。故郑答临硕云‘孟子当赧王之际。《王制》之作，又在其后’”。

关于今之《礼记》及《大戴礼记》的汇辑成书之时代和汇辑者的问题，从来有争论。《汉书·儒林传》没有提及两书汇辑的事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也未著录。《艺文志》著录礼

十三家，其首三家书：

“《礼古经》五十六卷。”按此为出于淹中及孔壁的古文《礼经》，亦称《逸礼》。这五十六篇中有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的今文《礼经》（《仪礼》）相同。

“《经》七十篇。”原注：“后氏、戴氏。”按“七十”当为“十七”之误。此十七篇为汉初高堂生所传之今文《礼经》。后传及后仓与弟子戴德、戴圣，立于学官。

“《记》百三十一篇。”原注“七十子后学所记也。”按《经典释文·叙录》：“郑（玄）《六艺论》云：“后得孔氏壁中，河间献王《古文礼》五十七篇，《记》百三十一篇，《周礼》六篇。”则《记》百三十一篇为古文之《记》，配合《礼古经》的。

《汉书·艺文志》只提到《古文记》，没有提到《礼记》、《大戴礼记》。据现在能看到的记载，郑玄是较早提到：戴德辑《大戴礼记》，戴圣辑《礼记》。孔颖达《礼记正义》在《礼记》大题下引郑玄《六艺论》：“今《礼》行于世者，戴德、戴圣之学也。”又云：“戴德传《记》八十五篇，则《大戴礼》是也；戴圣传《记》四十九篇，则此《礼记》是也。”

其后《经典释文》及《隋书·经籍志》并言戴德删《古文记》成《大戴礼记》；戴圣删《大戴礼记》，成《礼记》。

《经典释文·叙录》：“陈邵（原注：字节良，下邳人，晋司空长史。）《周礼论序》云：‘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，谓之《大戴礼》；戴圣删《大戴礼》为四十九篇，是为《小戴礼》。’”

《隋书·经籍志》：“汉初河间献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，献之。时亦无传之者。至刘向考校经籍，检得一百三十篇，向因第而序之。而又得《明堂阴阳记》三十三篇，《孔子三朝记》七篇，《王氏史氏记》二十一篇，《乐记》二十三篇，凡五经合二百十四篇。戴德删其烦重，合而记之，为八十五篇，谓之《大戴礼》，而戴圣又删大戴之书，为四十六篇，谓之《小戴礼》。”

后之学者对上述诸说，有辨其非者，如清戴震云：“《隋志》言：戴圣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，谓之《小戴记》，殆因所亡篇数傅合为是言欤？其存者；《哀公问》、《投壶》，《小戴记》亦列此二篇，则不在删之数矣。他如《曾子大孝》篇见于《祭义》；《诸侯衅庙》篇见于《杂记》；《朝事》篇自‘聘礼’至‘诸侯务焉’，见于《聘义》；《本命》篇自‘有恩有义’至‘圣人因杀以制节’，见于《丧服四制》。凡大小戴两见者，文字多异。《隋志》以前，未有谓小戴删大戴之书者，则《隋志》不足据也。”（见《清经解》卷五六五，《东原集》）

戴震论据确实，可破戴圣删戴德之书之说。但仍有学者，信两戴共同删《古文记》而成书者。如近人王国维云：“献王所得《礼记》，盖即《别录》之《古文记》，是大小戴本出古文。《史记》以《五帝德》、《帝系》、《孔子弟子籍》为古文，亦其一证也。但其本不出孔氏，而出于河间。后经大小戴二氏而为今文家之学。后世遂鲜有知其本为古文者矣。”



(见《观堂集林·汉时古文本诸经传考》。按《史记》于《五帝本纪》、《三代世家》、《仲尼弟子列传》分别提到《五帝德》、《帝系》、《孔子弟子籍》三文为古文。今《大戴礼记》有《五帝德》、《帝系》。王氏想以此证明戴德曾删《古文记》。)

王氏说,“大小戴本出古文”,意即大小戴各删《古文记》成大小戴《记》。此亦大有可疑者。

一、河间献王献古文书,即入秘府,诸儒莫得而见。刘歆校书,成于哀帝、平帝之时(前6—5)。戴德、戴圣生卒年不详,但知曾参加宣帝末年(前49)石渠之会,这时二戴已早为博士。前后相距数十年,二戴不可能删《古文记》。清毛奇龄已辨其非:“戴为武、宣时人,岂能删哀平间向、歆所校之书乎?……况《前汉(书)·儒林(传)》不载删《礼》之文,东汉《儒林(传)》又无其事。则哀、平无几,陡直莽变,安能删之。”(见《清经解》卷一六四,《经问》)

二、西汉诸经立于学官的都是今文家之学。刘歆曾建议把《左传》、《毛诗》、《逸礼》、《古文尚书》等古文经立于学官,遭到今文学家强烈反对。刘歆《移太常博士书》亦指责今文学家“保残守阙”。古今两家壁垒森严,相峙攻诘。二戴为西汉礼学今文大师,立于学官,岂能删取《古文记》作为今文家之学。又今《礼记》及《大戴礼记》中有引古文《逸礼》篇目及古文《周礼》之文,可知今之二《记》决非二戴所辑。

《礼记》中有《奔丧》,郑玄《三礼目录》“实《逸曲礼》之正篇也。汉兴后得古文,而礼家又贪其说,因合于《礼记》耳”。按《逸曲礼》即《礼古经》,亦称《逸礼》,为古文家之学。

《礼记》中有《投壶》,郑玄《三礼目录》:“亦实《曲礼》之正篇。”按此《曲礼》亦指《礼古经》。

《礼记·燕义》引古文《周礼·夏官·诸子》之文。《祭义》引《周礼·地官·党正》文。

《大戴礼记》引《礼古经》之《投壶》、《诸侯衅庙》。

《大戴礼·朝事》篇中引《周礼·秋官·大行人》文。

根据以上所述,证明:一、大小戴不可能删《古文记》;二、今之《礼记》、《大戴礼记》决非大小戴所辑。则王国维以为二戴本《古文记》而成为今文之学,其说亦不足为据。

今之《礼记》、《大戴礼记》既不得辑于西汉,则必辑于东汉无疑。但可能也有一个发展过程。

戴德、戴圣在西汉既立为学官,则除今文《仪礼》十七篇外,亦应有相应之《记》以教授生员。据今考知西汉时已有单篇的《记》。如:

西汉宣帝时召诸儒集议于石渠阁。礼家通汉、戴圣参加。当时记录礼经《议奏》三十九篇,今佚。唐时尚存,杜佑《通典》多处引《石渠议》,《议》中有引及《礼

记》文。如：《通典》卷七十三，引《礼记·曲礼上》文；卷八十一，引《礼记·王制》文；卷八十五，引《礼记·杂记下》文。

《史记·六国年表》：《礼》曰：“天子祭天地，诸侯祭其域内名山大川。”与《礼记·曲礼下》文相似。《春秋繁露·王道》亦有类似之文。

《汉书·韦玄成传》引《礼记·祭义》及《礼记·丧服小记》之文。

《汉书·贾山传》载贾山著《至言》，有引《礼记·祭义》之文。

这些都是刘氏校书前已行世的《礼记》篇目。这些《记》当然是今文，亦即二戴用以教授生员的资料。当时共有多少篇，现已不可考知。大致数量不多，尚未汇辑成书。还有一种可能，这些《记》中有与《古文记》相同的篇目。因为《礼古经》五十六篇，其中有十七篇与今文《仪礼》相同。则《古文记》一百三十一篇中，亦应有一部分与西汉时今文家的“记”相同。正因为这些原因，所以刘氏校书，没有列入著录。

西汉末王莽当政，于平帝时立《逸礼》及其他古文经于学官。则《古文记》一百三十一篇亦必同时传授学员，并传抄行世。二十年后，光武中兴，古文经学官又废，仍立今文经为学官。朝廷创建礼制，必须博古通今，今文礼家不能再保残守阙。古今文的界限较宽，家法不严。如章帝建元中，大会群儒于白虎观，考论诸经异同。参加者均为今文学大师。而班固所撰《白虎通义》其中引古文经、传记的甚多。章帝建初八年下诏令诸儒选高才教授古文经传（见《后汉书·章帝纪》）。因此揉合古今，已成当时风尚。传大小戴《礼》者，在大小戴原有的单篇《记》的基础上，广泛搜辑。有辑自《逸礼》者，如上述之《奔丧》、《投壶》、《诸侯衅庙》等；有辑自其他古文书者，如《大戴礼记》之《五帝德》、《帝系》等；有辑自秦汉之作者，如《月令》、《王制》；其中也必有辑自《古文记》者。王国维所说的：二戴本《古文记》，而成为今文之学，在西汉是不可能的，而在东汉却成为事实。当时传大小戴礼的两家，他们所辑有同有异，因各仍以大小戴之名，名其所辑的《记》。据《后汉书·曹褒传》云：“传《礼记》四十九篇，教授诸生千余人。”又《经典释文·叙录》云：“后汉马融、卢植考诸家同异，附戴圣篇章，去其繁重及所叙略，而行于世，即今《礼记》是也。郑玄亦依卢马之本而注焉。”

据《曹褒传》在后汉和帝（89—105）时，已有《礼记》。其后马融、卢植又有增删，乃成今所存郑玄注《礼记》四十九篇之本。至于《大戴礼记》其成书亦应在东汉郑玄之前。

郑玄融贯古今，为《仪礼》、《周礼》、《礼记》作注，三书合称“三礼”，著《三礼耳录》。唐代《礼记》列入“九经”，孔颖达作《礼记正义》，学者传习较广。宋代学者以《礼记》中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两篇，编入“四书”，而“五经”中礼书列《礼记》而不列《仪礼》、《周礼》，宋儒之推崇《礼记》，于此可见。明、清亦以《礼记》为士人必读之书。清人注释者甚多，其中以孙希旦《礼记集解》较为通行。



《大戴礼记》郑玄未作注，流传不广。至北周有卢辩为之作注，亦极简略，很少有人传抄研习，唐宋以来佚失泰半。至清代学者始为作校勘注释。其遭遇不能与《礼记》相比。

《仪礼》、《周礼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大戴礼记》四部礼书，记载了大量的有关先秦的典章、礼制、文物以及儒家的政治、学术思想。今天学习这些典籍，应该在扫除文字障碍的基础上，破除旧的经学观念，把“经”、“记”与其他古籍，都看作记载上古文化的宝贵史料。用历史发展的观点，互相参证，从而探索我国上古文化的史实。

去岁湖南岳麓书社将编印《十三经今注今译》。承来函约撰《周礼》、《礼记》两书译注。事关整理、普及古籍，弘扬祖国文化，因勉力从命。奈以年迈、篇幅较巨，不敢独任。因商请同好钱兴奇、徐克谦、叶晨晖、张采民、鲁同群五位同志，共同负责《礼记》译注。在译注中尽量吸取前贤研究成果，力求诠释确切，深入浅出，俾有助于学习。初稿完竣，余通校一遍，并相与商榷，修改定稿。限于水平，错误在所难免，敬祈专家及读者指正。

钱 玄

1992年6月于南京师范大学

曲礼上第一

《曲礼》说：“君主行礼时要做到十分恭敬，态度像正在思虑一样端庄持重，说出的话都经过深思熟虑。这样可使人民安定啊！”

傲慢之心不可滋长，欲望不可放纵，意志上不可自满，欢乐不可到极点。

贤德的人对亲近的人能做到敬重，对于钦佩的人能做到爱慕。对于喜爱的人能了解他的缺点，对憎恶的人能了解他的优点。积聚的财富能散发赈济，当安居逸乐时能迁于为善。面对财物，不随便取；面对危难，该赴难的不苟且逃避。对于非原则的忿争，不求压服对方；分配财物时，不贪求多得。对有怀疑的事，不随便作结论；正确的见解，也不自夸只有自己懂得。

至于坐的样子要像祭祀的尸一样，站立的样子要像祭祀时屈身罄折一样。礼应该顺应当前的实际情况，出使别国要服从该国的习俗。

礼，是用来确定亲疏的标准，判断疑惑不解的问题，分辨事物的同异，明确事理的是非的。礼，不随便取悦于人，不空话连篇。礼要求不超越各种等级的规定，不傲慢侵陵别人，不随便与人亲热。修养自身的品德，说到都能做到，这是美好的品行。品行端正，说话合乎正道，这是礼的根本。学礼，只听说到师长处学，没听说让师长上门来教的；懂礼的人只听说别人自动来学习，没听说主动去教人的。

道德仁义不通过礼，不能有成效；教育以纠正习俗，要依据礼，才能完备；判断争议的事件和财产的诉讼，如不依据礼，就不能决断；君臣之间的上下级关系，父子兄弟之间的亲属关系，不依据礼，名分就不能确定；从师学习为吏之道和学业，不依据礼，师生之间关系就不能亲密；确定朝列位置，整顿军队，担任各种官职，执行法令，不依据礼，威严就不能树立；向神求福，还愿等各种祭祀，向鬼神进献祭品，不依据礼，就心不诚、不严肃。因为这样，所以君子都必须是态度恭敬，自觉节制谦让，以发扬礼义。鸚鵡虽会说话，仍不过是飞鸟；猩猩虽会说话，仍不过是走兽；如果有人不遵循礼，虽然会说话，而内心和禽兽不是一样的吗！只因为禽兽没有礼，所以出现父子共同与一牝兽交配的情况。因为如此，所以有圣人起来，制订礼来教导人，使人类有了礼，知道如何区别于禽兽。

上古之世，崇尚深厚的品德；后来，才讲究得到别人的好处，一定设法报答。礼所崇尚的就是有施有报。如果只讲施，而不讲报，这是不合于礼的要求；相反，只讲报，而不讲施，也是不合于礼的要求。一个人的行为合于礼就平安，不合于礼就倾危。所以说：礼这件事是不能不学习的。礼所要求的，即克制自己尊重别人。即使是做苦力做小买卖的，其中一定有值得尊敬的人，何况那些有地位富贵的人呢？富贵的人而知道爱好礼，就可以



老者豆棚闲话，选自《芥子园画传》。

不骄傲不放荡；贫贱的人懂得爱好礼，在思想上就不会畏首畏尾而迷惑于行事。

男子到十岁称为幼，开始就学。到二十岁称为弱，举行冠礼。到三十岁称为壮，成家娶妻。到四十岁称为强，在官府中从事具体工作。到五十岁称为艾，可以为大夫做长官。到六十岁称为耆，只发号司令指派别人。七十岁称为老，将家务移交给子孙。到八十、九十岁称为耄，幼儿七岁被称为悼。凡是悼和髦，即使有罪，也不加以处罚。到一百岁称为期，则事事需人奉养了。大夫到了七十岁，就告老退休。如果国君不批准请求，就赐几杖给他，出门办事时要妇女跟随照料。到外地去，乘坐安车；可以自称老夫，但在本国以名字自称。如有邻国来请教，国君要先询问老臣，老臣就讲述本国的典章制度。

到长者那里请教事情，一定要为他安置凭几、手杖。长者有所询问，如不先推辞谦让，就径直回答，这是不合于礼的。

做儿子的礼节：冬天使父母温暖，夏天使父母凉快；晚上服侍父母安寝，早晨问父母安。与平辈人相处，则不争。

做儿子的礼节：虽然受到国君的三命，却自谦不乘所赐的车马，怕超越父辈的享受。这样的人，乡里中都称颂他孝顺，兄弟以及亲戚们都称颂他慈爱，同僚们都称颂他待人接物很有分寸，志同道合的朋友称颂他仁爱，一般的朋友称颂他言而有信。看到父亲的挚友，如不叫他前去，就不敢前去；不叫他离去，就不敢告退；不提问，不敢随便对答。这是做孝子所应有的行为。

做儿子的礼节：出门一定要向父母禀告，从外面回来一定要与父母招面，出游有固定的地方，平时学习都有作业。平时说话时不自称为“老”。比自己年龄大一倍的人，就以对待父亲的礼节对待他；比自己大十岁的，就以对待兄长的礼节对待他；比自己大五岁的人，走路时并排而稍后。五个人聚坐在一起，推尊年长的单独坐另一条席上。

做儿子的礼节：平时不坐在室内的西南角，坐席时，不坐在中央位置，行路时不走在道路的中央，站立时，不站在门的中央。宴客祭祀的规格、数量，不自定限制。在祭祀时

不作尸。不待父母说话、行动，就能揣知父母的意思。不爬登高处，不临深渊，不随便毁谤别人，不应该发笑时不笑。

孝子不做秘密的事，不涉足险境，害怕使父母牵连受辱。父母活着，不答应朋友要己献身的要求，不能有私蓄。做儿子的礼节，父母健在，衣帽不能用白色镶边；如无父的嫡子，除丧后衣帽仍不用彩色镶边，表示不忘哀思。

对幼儿要经常进行正面教育，不能欺骗。儿童不穿皮衣和下裳，站立时一定正对一个方向，不能侧着头听别人说话。有长辈拉着一起走路，就要用双手捧着长辈的手。当大人背负幼儿或搂幼儿在腋下时，长辈侧着头在他耳边问话，小孩要用手遮住嘴来回答。

跟随老师出行，不要离开原路到路旁与别人说话。在路上碰到老师，要快步向前走，端正站立拱手表示敬意；老师跟他说话才回答，不跟他说话就赶紧快步退到一边。跟随长辈上山冈，视线要与长者所视的方向一致，以便回答长者的问话。登上城墙，不随便指指点点，在城墙上不大喊大叫，恐引起旁人的误会。

到他处做客，要求做到不粗鲁。将登主人堂屋，一定高声探问，使主人知道有人来。如果发现门外有两双鞋子，听到里面有谈话声，就可以进去，如听不到谈话声，就不能进去。将进门时，眼睛要往下看。进了门，捧着门栓，目光不扫视室内四周。门原是开的，进门后依然开着；门原是闭的，进门后把门闭上，如后面还有人要进来，只作慢慢关门的姿势，不将门关紧。脱鞋时不要踩了先来人的鞋子，登席时不要超越序次，用手提起下裳，从席角走向座位。应对时，十分敬慎，说“唯”或“诺”。

大夫和士进出国君的门，应走门楣的右面，脚不踩门限。

同客人一道进门，经过每道门时都让客人先进。客人到了正寝门前，主人请求先进去

迎宾拜谒图，佚名绘，砖质彩绘，（美）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藏。





铺坐席，然后出来迎接客人；客人一再辞让，主人在前引导客人进入。主人进门后向右，客人进门后向左；主人登东阶，客人登西阶。如客人的身份比主人的地位低，就跟着登主人所登的东阶；主人一再辞让，然后客人重又去登西阶。主人和客人在登阶前互相谦让，主人先登台阶，客人紧跟着登上台阶，前足登上一级后，等后足跟上与前足并后，再往上登第二级，就这样一步一停地一直登上堂。如登东阶的要先迈右脚；登西阶的，要先迈左脚。

在帷幔帘子之外，不必快步走；在堂上不要快步趋走；手上拿着玉，不快步趋走。在堂上要细步走，在堂下可迈大步走。在室内不用开胳膊走路。与别人并坐时，不要横出胳膊。给站着的人东西，不用下跪；给坐着的人东西，不要站着给。

给长辈打扫房间的礼：要将扫帚放在畚箕上面，用衣袖遮在扫帚前面，一边扫一边往后退，这样灰尘可以不扬及长者。用畚箕敛走时，也要向自己的方向扫。捧席子给长者时，席子要一头高一头低。如铺坐席，请示坐席的方向；如铺卧席，请问足在哪一方向。南北向的席，以西方为上位；东西向的席，以南方为上位。

如不是来宴会的客人，要铺相对的席子，两席的间距要有一丈。主人跪着亲自为客人整治席子，客人跪着两手按住席子推辞。客人要撤去加席，主人一再地辞让阻止。客

侍奉长者，明陈洪绘《博古叶子》。



人踏上席子，主人才落坐。主人不发问，客人不要抢先发问。客人将要就席，脸上的表情保持庄重，不要有所变化。落坐时，两手提起裳的下缉，离地面一尺，上衣不要掀动，步子不要急速。前面有老师的简册、琴瑟，应跪着把它搬开，切不可跨过去。

不是饮食的闲坐，要尽量靠席的后边沿坐，饮食时尽量靠席子的前边沿坐。坐要安稳，保持你原先的样子。长辈没有说到的事，不要打岔先说。保持庄重严肃的态度，听长辈说话时要恭敬，不要剽窃别人的说法，不要人云亦云，说话要以历史事实为依据，一定以过去历史上的事为法则，称道过去圣贤君主。陪伴老师闲坐，老师有事要问，等老师把话说完后才回答。请教学习上的问题，要起立；请求再次讲解时，要起立。父亲召唤时，答应不

用“诺”；老师召唤时，答应也不用“诺”。用“唯”回答，立即起立。陪侍尊者闲坐，尊者独坐一席，侍者坐在另一席的席端边沿，尽量靠近尊者，看见同辈的人进来，不起立。送烛来，要起立；送饮食来，要起立；主人的贵客来，要起立。火把烧完后，立即将把手拿走。主人在贵客面前不喝叱狗。客人辞让食物时，不吐口水。

陪侍尊长闲坐，尊长打呵欠，伸懒腰，拿起手杖、鞋子，出去看太阳的位置是早还是晚，陪侍的就要告退了。陪侍尊长闲坐，如尊长换一个话题，问另一件事，陪侍的要起立回答。陪侍尊长闲坐时，如果有人对尊长说：“有闲空时将有话禀告。”陪侍的就立即从左右退出待命。

不要侧着耳朵偷听，不要高声大叫，不要东张西望，不要散漫。行走时不要摆出傲慢的样子，站立时不要一脚落地一脚举起，坐时不要双脚伸开像个畚箕，寝卧时不要趴着。头发要结束起，不要披头散发，不要随便脱帽，劳作时不要袒衣露体，暑天炎热也不要撩起下裳。

陪侍尊长闲坐，不能将鞋子脱在堂上，不要在台阶前脱鞋。穿鞋子，要先跪下拿起鞋子，退到台阶一侧穿。如果面向着尊长穿鞋，要先跪下把鞋子转过来，再俯下身子穿鞋。有两个人在一起坐着或一起站着，不要过去参与；有两个人在一起站着，不要从他们中间穿过。

男女不混杂坐在一处，不共用一个衣架挂衣，不共用一条脸巾和共用一把篦梳。男女不亲自送东西给对方。嫂子和小叔子之间不互相问候馈赠。不要庶母洗涤内衣。男人们的话不传进闺房，闺房中的话不流传到闺房之外。女子已经定聘，就佩带五彩丝带。不是发生大的变故，不进入她的房门。姑表姊妹和自己的女儿出嫁以后回来，他们的兄弟不同她们坐在同一席上，用餐时不用同一食器。父亲与女儿也不同席而坐。男女之间不通过媒人，不知道对方的名字，未受聘礼，男女双方不交际亲近。结婚的日期要上告国君，女方还要斋戒，于家庙告诉鬼神；结婚要准备酒宴招集乡亲邻里及同事好友，这些措施都是为了加强男女有别的观念。不娶同姓女子为妻，买妾不知所买女子的姓，则通过卜卦来决定。寡妇的儿子，没有高才卓识的表现，就不和他交朋友。

庆贺人家结婚，使者说：“某人派遣某来，听说您宴客，特派某进献菜肴。”对贫穷的人，不要求奉献礼品为礼；对老年人，不要求以跪拜为礼。

给儿子起大名，不要用本国的国名，不用日、月等名词，不要用身上隐处的疾病作为大名，不用山名、河流名作大名。男女分开排行，男子二十岁行冠礼，并起字号。在父亲面前，做子辈的自称时用名；在国君面前，臣自称时用名。女子只要订了婚，就行笄礼，另起字号。

凡宴客的礼仪：带骨的熟肉放在左面，切好的块肉放在右面；饭食置于客人左边，汤置于客人的右面，肉丝、烤肉靠外放，醋酱等调味靠里放；蒸葱放置于酱醋的旁边，酒



宴饮，汉画像石。

浆等饮料放置于右面。如在席上摆肉脯和炮制的干肉，形状屈曲的放在左面，边沿部位放在右面。如客人地位比主人低一等，客人端起饭食站起来致辞说不敢当，主人立即也站起来致辞请客人安席，然后客人重新坐下。主人先于客人行祭食之礼，行祭食之礼，先端上的食品先祭，各种肉食按照次序一一都祭。吃了三口饭后，主人带头并招呼客人吃块肉，然后将席上所有的肉食一一吃遍，主人如还没有吃完，客人不以酒漱口。

陪侍长辈做客参加饮宴，主人亲自布菜给他，拜谢以后再吃。主人没有亲自布菜给他，不用拜谢就可吃。

与他人一起用餐，不可光顾自己吃饭；共同在一个食器内取饭吃，临食时，不要搓手。抓饭时，不要把饭抻成饭团，不要将手上粘的饭再放回食器中，菜汤不可大口大口饮。吃饭时嘴巴不要发出咤咤的声响；不要啃咬骨头；吃过的鱼肉，剩下的不要又放回食器中。不要将骨头扔给狗吃；不要专吃一样菜，或与人争挟菜肴；不要扬去饭的热气；吃黍米饭不用筷子；羹中有菜当细嚼，不要不嚼而大口吞咽；不要往菜汤里放调味品；不要当众剔牙齿，不要大口地啖肉酱。客人往羹里放调味品，主人就抱歉地说自己不会烹饪；客人大口啖肉酱，主人就抱歉地说备办不够。卤的肉可以用牙齿咬断；干肉不用牙齿咬断，用手将它撕开。吃烤肉时不要一大块往嘴里塞。

吃完饭，客人在席前跪着收拾剩下的饭和酱，交给侍者。主人站起来请客人不要收拾，然后，客人重新坐下。

陪侍长辈饮酒，长辈将赐酒，要立即站起来，到酒尊的地方跪拜接受。如长辈说不要起立拜受，就回到席上饮所赐的酒；长辈举起酒杯还没有饮尽，晚辈不敢先饮。

长辈赏赐东西，晚辈或僮仆不敢推辞。国君赐食果品，如果是有核的，要把核放在怀里；给国君伴食劝食，国君把吃剩的赏赐给他，如是可以洗涤的器皿，不必倒到自己的食具中，其他盛器，都要倒到自己的食器中，再食。

吃剩的菜肴不能用来祭奠，即使是父亲吃剩的，也不能用来祭奠儿子；丈夫吃剩的，也不能用来祭奠妻子。

陪伴长辈在一起用餐，即使再给添饭菜，也不必推辞客气。宴席上做陪客，自己不必

来一番辞让客气。

有菜的汤，要用筷子；没有菜的汤，不用筷子。

替天子削瓜，要分成四瓣，然后用细葛巾盖好；替国君削瓜，一分为二，用粗葛巾盖好；替大夫削瓜，中裂横断，不用巾盖；士只在瓜蒂处横断；庶人只咬着吃。

父母亲有了病，成年的儿子不梳头打扮；走路时不甩开双手；不说邪辟不正的言辞；不鼓琴瑟；可以吃肉，但不能吃得口味都变了；饮酒，不要喝到变脸色；不要大笑，露出牙床；发怒，不要气得骂人；等父母的病好了，才恢复平时的生活状态。有忧虑，如父母有病，则坐于单独席位；服丧的人，只坐单层席。

河枯水浅，不奉献鱼鳖；奉献野禽，要将鸟头扭转向后，如是驯养的禽鸟，就不用将鸟头扭转；奉献车马，手里只拿着马鞭和登车用的绳子；奉献铠甲，手里只拿着头盔；奉献手杖时，执着手杖的末端；奉献俘虏，抓住他右手衣袖；奉献谷物，拿着券契的右半；奉献米，拿着量米的容器；奉献熟食，拿着酱和切好的酱菜；奉献田产房产，拿着房地产转让文书。凡是赠送弓的，装好弓弦的弓，弓弦向上，没有装弓弦的，弓背向上。赠时右手拿着弓的一头，左手托着弓把中部，主客尊卑地位相等，双方都只要微微鞠躬，使佩巾垂下即可，如主人要拜谢，客人就要逡巡后回避主人的拜谢。主人亲自接受，要从客人的左边，接弓的另一头，然后托着弓弣，主人与客人朝着同一方向站着授受。进奉剑给人，让剑柄歪向左边；进奉戈要把戈柄下端的鐃朝前，兵刃朝后；进奉矛戟，要将矛戟下端的鐃朝前。

进奉凭几、手杖要擦拭干净。呈献马和羊用右手牵，呈献狗用左手牵。以禽鸟赠人，鸟头朝向左边，羔羊、雁等见面礼，用绘有云气的布覆盖。接受珠玉，要用双手捧；接受弓剑，合着衣袖去接。用玉爵饮酒，不甩倒剩酒，以防失手。凡是受家长派遣，以弓剑、茅草包着的鱼肉、竹器盛着的饮食去送人的，都要拿着东西听吩咐，像使者奉派出使的仪态。

凡是做国君的使者，接受了命令就不能在家里住宿。凡国君有命令来，主人要出门迎接传令使者，并说屈驾下临；使者回去，主人亲到门外拜送。如派遣他人到国君的地方



佩剑人物，汉画像石，山东临沂白庄。